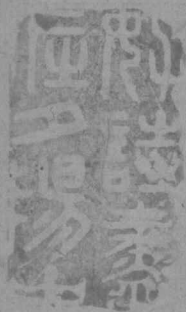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第九冊
靈樞十七至廿二



博物彙編藝術典第八十三卷目錄

醫部彙考六十三

黃帝靈樞經十七

逆順篇第五十五
衛氣失常篇第五十九

五味篇第五十六
玉版篇第六十

水脹篇第五十七
五禁篇第六十一

賊風篇第五十八
動輪篇第六十

博物彙編藝術典第八十四卷目錄

醫部彙考六十四

黃帝靈樞經十八

五味篇第六十三

陰陽二十五人篇第六十四

五音五味篇第六十五

博物彙編藝術典第八十五卷目錄

醫部彙考六十五

黃帝靈樞經十九

百病始生篇第六十六
第六十九 寒熱篇第七十

行鍼篇第六十七
邪客篇第七十一

上膈篇第六十八

憂悲無言篇

博物彙編藝術典第八十六卷目錄

醫部彙考六十六

黃帝靈樞經二十

通天篇第七十二

官能篇第七十三

論疾診尺篇第七十四

博物彙編藝術典第八十七卷目錄

醫部彙考六十七

黃帝靈樞經二十一

刺節真邪篇第七十五

衛氣行篇第七十六

九宮八風篇第七十七

博物彙編藝術典第八十八卷目錄

醫部彙考六十八

黃帝靈樞經二十二

九鍼論篇第七十八

歲露論篇第七十九

大惑論篇第八十 癰疽篇第

黃帝製曆曆十二
黃帝製曆曆十二
黃帝製曆曆十二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黃帝製曆曆五十八歲日數

逆順篇第五十五

馬蒔曰論氣有逆順用鍼順治不可逆治故名篇

黃帝問于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脈有盛衰刺有大約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脈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也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

馬蒔曰此言刺有逆順脈有盛衰刺有大約也與其已不可刺者言病既已而不必刺也

余伯榮曰此論病氣亦隨血氣出入皮膚經脈外內而刺之有法也氣有逆順者謂經脈外內之氣交相逆順而行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升降出入脈有盛衰者謂經脈外內之血氣有出入是以有虛實有有餘不足刺之大約必明知病之方來之可刺與方盛之未可刺與已過之不可刺也

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脈無刺病與脈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

逢音彭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病有不可刺之義自上工至下工有此四等正見不可刺而刺者之爲下工也逢逢之氣勢來迫而甚盛者也堂堂之陣陣方整而甚衆者也故無迎者當避其來銳耳無擊者當擊其情歸耳熇熇者熱之甚盛也漉漉者汗之甚多也渾渾者脈之未清也此皆邪盛之時病勢與脈氣相逆所以皆不可刺也上工方病之未生而刺之其次則雖生而未盛亦刺之其次則雖盛而已衰亦刺之惟邪氣方襲或病形正盛或病勢脈氣相逆皆不可刺者也不可刺而刺之是之謂下工耳按此篇與瘧論皆言邪氣甚盛發爲甚寒甚熱之際不可輕刺正以病勢與脈氣相逆然則用藥者亦當先

用藥于寒熱未至之先不分外感內傷之寒熱皆當如此若邪氣方盛而用藥則寒藥反助其寒熱藥反助其熱不能解病而適以增病矣或止知常山止瘧等藥用露宿早服而其餘後時而用者誤矣愚用藥必于邪已衰未盛之時每獲効爲甚速

張志聰曰此言刺法有如兵法當避其來銳擊其情歸而爲刺之大約熇熇之熱熱盛于皮膚也漉漉之汗邪盛在肌腠也渾渾之脈邪入于經脈也病與脈相逆者眞邪相攻也離合眞邪論曰夫邪去絡入于經也舍于血脈之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無逢其衝而瀉之知機之道不可掛以髮蓋邪之方盛不可迎邪之已往不可追俟其來去之時如發機之速不可差之毫髮者也刺其未生者未生于脈中也未盛者邪來之未盛已衰者邪去之已衰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謂邪氣方盛則眞氣大虛故勿敢瀉邪以傷正氣刺其已衰事必大昌上工治未病者未病于脈中也蓋傳溜于血脈則有入腑于臟之患矣 余伯榮曰按此篇重在氣之逆順夫天道右遷地道左轉四時之氣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升降出入于天地之外內者也五臟者生長收藏之氣此皆陰陽相貫環轉無端夫人皮以應天肌肉應地血脈應地之經水氣之逆順謂氣之環轉于經脈皮膚之外內交相逆順而行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是以下工刺其方襲者謂病之方襲于脈中也與其形之盛者謂病之盛于皮腠而爲熇熇之熱漉漉之汗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謂病邪始入于脈也蓋脈氣之出于皮膚從經而脈脈而絡絡而孫孫絡絕而後出于氣街邪之入于經脈去皮膚而入于絡去絡而入于經是以病與脈之相逆也夫邪去絡入于經也如涌波之起時來時去無有常在其病氣已衰則順脈而行矣故曰刺其已衰事必大昌

五味篇第五十六

馬蒔曰篇內詳論五臟所用五味之義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臟分別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臟六腑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臟六腑皆稟氣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遍乃化糟粕以次傳下

也其曰水穀皆入于胃五臟六腑皆稟氣于胃卽營衛生會篇所謂人受氣于穀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也其曰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卽營衛生會篇所謂水穀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于膀胱也

黃帝曰營衛之行奈何伯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胃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咽喉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

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

兩行之行音
枕搏音團

馬蒔曰此言穀化精微之氣者爲營氣衛氣大氣以主三焦而氣乃出多入少故穀不得不續用也胃納穀氣脾乃化之其精微之氣先出于中焦升則行于上焦由肺而行五臟六腑所以灌溉五臟也其降則中焦行于下焦而營氣生其升則下焦至于上焦而衛氣生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上焦命曰氣海主出于肺循咽喉而出入之鼻中出氣爲呼則氣從是出入氣爲吸則氣從是入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積至一晝一夜計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脈之一十六丈二尺者亦積行八百十丈矣但穀化之精氣呼則出之天地之精氣吸則入之其大數穀化之精氣出之者三分則天地之精氣入之者一分惟其出多入少故人半日不再用穀則穀化之氣衰至一日則氣少也

任谷菴曰此言入胃水穀所生之精氣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兩焦上焦中焦也上焦出胃上口中焦亦並胃中故曰胃之兩焦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大氣宗氣也胃中膈中也其宗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胃中命曰氣海上出于肺循咽喉以司呼吸呼吸則氣出吸則氣入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穀入于胃化其精微有五氣五味故爲天地之精氣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其大數常出三入一蓋所入者穀而所出者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其津液溉五臟而生營衛其宗氣積于胃中以司呼吸其所出有三者之隧道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 余伯榮曰按本篇言大氣之搏而不

行者積于胃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咽喉故呼則出吸則入此宗氣之行于脈外也蓋肺主皮毛人一呼則氣出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闔一吸則氣入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開此應呼吸而司開闔者也邪客篇云宗氣積于胃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此宗氣之行于脈中也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十丈爲一周此應呼吸而脈行循度環轉者也故曰宗氣流于海其下者注于氣街其上者走于息道蓋行于脈外者直下注于氣街而充遍于皮毛也

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粳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果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猪鹹羊苦雞辛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葱辛

杭同

馬蒔曰此言五穀五果五畜五菜各有五味也

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所謂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稗米飯牛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葱

馬蒔曰此言五色與五味相宜而五臟之病各有所當用也黃色屬土甘味屬土脾亦屬土故色之黃者宜甘而脾病者主脾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甘者以益之赤色屬火苦味屬火心亦屬火故色之赤者宜苦而心病者主心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苦者以益之黑色屬水鹹味屬水腎亦屬水故色之黑者宜鹹而腎病者主腎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鹹者以益之青色屬木酸味屬木肝亦屬木故色之青者宜酸而肝病者主肝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酸者以益之白色屬金辛味屬金肺亦屬金故色之白者宜辛而肺病者主肺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辛者以益之此卽宣明五氣論之所謂五入也

余伯榮曰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是以五色合五味而各有所宜也五臟內合五行外合五色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津液各走其道以養五臟故五臟病者隨五味所宜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味有五禁皆五行之相克者也金尅木故肝病禁辛水尅火故心病禁鹹木尅土故脾病禁酸土尅水故腎病禁甘火尅金故肺病禁苦

余伯榮曰五味五氣有生有尅有補有瀉故五臟有病禁服尅勝之味

肝色青宜食甘稬米飯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

馬蒔曰此又言五臟有宜食之味皆自其所苦者而治之也素問臟氣法時論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苦燥急宜辛以潤之至末又云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夫既曰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而後又云脾色黃宜食鹹究斯宜食乃調利機關之義腎爲胃關脾與胃合故假鹹柔軟以利其關關利而胃氣乃行胃行而穀氣方化故脾之宜味與各臟不同也

張志聰曰夫色者氣之華也緩急燥濕臟氣之不和也五臟有五氣之苦故宜五味以調之用陰而和陽也愚按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又曰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蓋脾爲陰中之至陰主濕土之氣喜燥而惡寒濕者也故宜食苦以燥之然灌溉於四臟土氣潤濕而後流行故又宜食鹹以潤之故玉機真臟論曰脾者土也孤臟以灌四旁者也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故宜急急食苦以燥之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謂如黔喙之屬艮止而不行故食鹹以滋其潤濕而溉灌也蓋脾爲土臟位居中央不得中和之氣則有太過不及之分是以食味之有兩宜也

水脹篇第五十七

馬蒔曰內有水與膚脹字義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

馬蒔曰此帝欲明諸證之義而問之也蓋諸證病異而形相似故宜有以別之耳

余伯榮曰此篇論寒水之邪而爲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諸證經云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寒者水之

氣也腎與膀胱皆積水也故曰石水石水者腎水也如水溢于皮間則爲皮水寒乘于肌膚則爲膚脹
留于空郭則爲鼓脹客于腸外則爲腸覃客于子門則爲石瘕皆水與寒氣之爲病也夫邪之所湊其
正必虛外之皮膚肌腠內之臟腑募原腸胃空郭皆正氣之所循行氣化則水行氣傷則水凝聚而爲
病是以凡論水病當先體認其正氣知正氣之循行出入則知所以治之之法矣

岐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
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

馬蒔曰此言水之證也病方起時目之下爲窠其微有所腫如新臥起之狀大抵人之臥起者其目窠
上必腫也頸脈卽人迎穴也此脈動于頸則欬動于內在陰股則冷在足脛則腫在上腹則大以手按
其腹則隨手而起如裹水狀此水病已成而可驗者也

余伯榮曰此太陽膀胱之水溢于皮膚而爲水脹也太陽之氣運行于膚表此水隨氣溢而爲病也太
陽之脈起于目內眦上額交巔循頸而下目窠上微腫水循經而溢于上也其頸脈動水傷氣而及于
脈也欬者水邪上乘于肺也陰股寒足脛腫太陽之氣虛而水流于下也腹大者水泛而土虛也水在
皮中故按之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

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蠱蠱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窞而
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

蠱音空
窞音杏

馬蒔曰此言膚脹之證也寒氣客于皮膚之間其聲蠱蠱然而不堅其腹大其身盡腫其皮厚但按其
腹則窞而不起其腹色亦不變此膚脹之候也按論疾診尺篇之風水膚脹爲感風而成此膚脹者乃
曰寒氣所客似疑有風寒之異且彼言按其手足窞而不起此曰按其腹窞而不起則當知窞而不起
相同特有手足與腹之異宜詳辨之

余伯榮曰寒者水之氣也此無形之氣客于皮膚而爲虛脹也無形之氣故蠱蠱然不堅氣脹故腹大
身盡腫也寒氣在于肌腠故皮厚窞深也夫水在皮中故按之卽起此病在氣故按其腹窞而不起腹

馬蒔曰此言鼓脹之候也腹脹而周身皆大大與膚脹相等但其色蒼黃腹中筋起爲候耳按鼓脹與膚脹等不言按之起與不起當亦是不起者惟其腹筋起者爲辨治之以難矢醴果有奇驗云

余伯榮曰此寒氣乘于空郭之中所謂臟寒生滿病也臟寒者水臟之寒氣盛而火土之氣衰也身皆大者脾主肌肉也色蒼黃腹筋起者土敗而木氣乘之也

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

馬蒔曰此言腸覃之證也寒氣客于腸之外衛氣有時而入寒氣與衛氣相搏衛氣不得營運彼此相繫癖而內著于腸致使惡氣從茲而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及其成也如懷子之狀久者歲以度歲非止一歲用手按之則堅推之則移附于腸外而不在胞中故月事以時而下此腸覃之爲候也

張志聰曰此寒氣客于腸外而生覃也夫衛氣夜循臟腑之募原行陰二十五度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則衛氣不得營行矣因有所繫癖而內著者此無形之氣相搏于腸外空郭之中而著于有形之膏募也是以血肉之惡氣乃起瘕肉乃生而成此覃久則離于臟腑之脂膜如懷子之虛懸按之則堅推之則移不涉于臟腑故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

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瀉不瀉瘀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

杯切 婦鋪

馬蒔曰此言石瘕之證也石瘕必生于胞中正以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于外惡血之內者當瀉不瀉惡血者各爲瘀血留止于胞中日以益大其狀亦如懷子蓋石瘕生于胞中而不在腸外故月事不以時下此其所以爲候也然腸覃石瘕皆生于女子治之者可導而下之按腸覃由寒氣客于腸外而始石瘕由寒氣客于子門而始元時羅謙甫著衛生寶鑑有晡露丸見晡丸等法以治二病

余伯榮曰胞中血海也在少腹內男子之血上脣口而生髭鬚女子月事以時下寒氣客于子門則子門閉而胞中之血當瀉不瀉畱積而成衃塊日以益大狀如懷子血畱胞中故月事不以時下覃瘕皆生于女子治之者可導而下之

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耶岐伯曰先瀉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

馬蒔曰此言刺膚脹鼓脹之法也二脹皆有血絡須先瀉之後當分經以調之其有血絡又當再刺去之可也按本篇之所謂石水卽陰陽別論之所謂三陰結謂之水者同與石水不同

余伯榮曰膚脹者寒氣客于外鼓脹者寒氣客于內故先瀉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其血絡蓋先瀉其外後調其內而復治其外內之相通也

任谷庵曰腸覃石瘕乃有形之血積可從氣分而導之膚脹鼓脹乃無形之氣脹可從血絡而瀉之血氣之相通也

賊風篇第五十八

馬蒔曰內有賊風故名篇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嘗有所傷于濕氣藏于血脈之中分肉之間久畱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爲寒痺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

馬蒔曰此言人有故邪而又有新感雖不必有賊風邪氣之甚而亦足以病也賊風卽上古天真論等篇之所謂虛邪賊風也夫以賊風邪氣傷人而至于病者固其常也今有處于屏蔽室穴中而卒然有病則本離于賊風邪氣而復有此病帝之所以疑也伯言雖非賊風邪氣之甚然亦必有故邪與新感也蓋嘗有所傷于濕氣或因墮墜而有惡血在其中又猝然有喜怒飲食寒溫各失其常所以腠理閉而不通也及其腠理開而或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爲寒痺即專論之所

此邪也
張志聰曰此篇論病形而傷其精氣神也三邪雜至合而爲痹在內而傷其精氣神者有似乎鬼神可祝由而已也篇名賊風者言往古之人恬憺虛無精神內守邪氣不能深入故可移精祝由而已當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臟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故祝由不能已也夫心主脈諸血者皆屬于心嘗有所傷于濕氣藏于血脈之中則傷心臟之神矣分肉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留于分肉之間則傷其氣矣若有所墮墜則有傷于筋骨筋卽爲肝骨卽爲腎血卽爲心惡血在內則傷心臟之神有傷于筋則傷肝臟之魂有傷于骨則傷腎臟之精卒然喜怒不節則更傷所藏之神魂飲食不適則更傷水穀之精液寒溫不時則傷在外之形氣形氣傷則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之濕邪相襲則風寒濕三氣雜合而爲痹矣其開而遇風者以有熱則汗出蓋熱乃火之氣汗乃精血之液因傷其精神是以熱則氣弛汗出而開也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于風寒而發焉 王子方曰風傷氣寒傷神濕傷精蓋風傷衛寒傷營而寒水之氣又傷心火也濕乃土之邪氣故傷腎臟之精是以傷于濕者則爲痿厥痿者骨痿厥者腎臟之生氣厥逆而四支清冷也

黃帝曰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無所遇邪氣又無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惟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惡去聲

馬時曰此言有故邪而復動于情故病似鬼神而非鬼神也帝疑上文所言爲病皆病人之所自知有等不遇邪氣無所怵惕卽卒然爲病此必有因于鬼神之事伯言人有濕氣惡血等之故邪留而未發因病人素所不知因而偶有所觸或好或惡則血氣內亂故邪與新志相搏遂爾爲病此其所從來者甚微非見聞之所能及故人不知其故而以鬼神爲疑乃似鬼神而非鬼神也

張志聰曰此言病在內而傷其精氣神也故邪留而未發者留于臟腑募原之間則有傷于氣矣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神志有所惡則傷腎臟之精心有所慕則傷心臟之神血氣內亂真邪相搏其所由

來者漸矣此病氣而不病形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若有似乎鬼神夫魂遊爲神魄降爲鬼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出謂之魄精神內傷則魂魄飛揚而有似乎鬼神也

黃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病之所以祝由而已者非病之由于鬼神也夫病既非鬼神有等祝之而可已者正以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如運氣及臟腑相尅之勝氣爲病又知此人病所從生今卽其病以祝之而病斯已矣

張志聰曰知百病之勝者知精氣神三者能勝其百病也知其病之所從生者知先傷其精氣神而病之所由生也可祝而已者先巫之能移精變氣而通神明也 王子方曰上古有十三科祝由乃其一也先巫者言上古之能祝由而愈病者謂之巫醫故古之醫字從巫非與師巫之賤役比也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卽上古祝而已病之醫非醫巫之有二也

衛氣失常篇第五十九

黃帝曰衛氣之留于腹中稽積不行菀蘊不得常所使人肢脅胃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氣積于胃中者上取之積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旁取之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對曰積于上瀉大迎天突喉中積于下者瀉三里與氣街上下皆滿者上下取之與季脅之下一寸重者雖足取之診視其脈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黃帝曰善

馬蒔曰此言衛氣之積于內者有所當刺之處及有不可刺之時也素問痹論有云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慄悍滑利不能入于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于盲膜散于胃腹今衛氣不能行于皮膚盲膜而乃留于腹中稽積不行菀蘊不得常所使人在旁病于肢脅在中病于胃中則爲胃爲腹在其中矣其病脹滿發爲喘呼逆息者此皆何以去之伯高言凡衛氣之積于胃中當取之于上如足陽明胃經之大迎穴任脈經之天突廉泉穴積于在下之腹中當取之于下瀉足陽明胃經三里氣街穴

乃邪氣正氣宜通其本錢若腰纏不至其直集補和氣賦其通之乃能成是也乃邪氣正氣宜通其本錢若腰纏不至其直集補和氣賦其通之乃能成是也

張志聰曰此篇論衛氣失常以明衛氣所出所主之常所有浮沉淺深太過不及之別按第七十六之衛氣行篇論衛氣晝行于陽夜行于陰外內出入之循度此篇論衛氣始生出之道路主于皮肉筋骨之間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而司開闔者也夫衛氣者陽明水穀之悍氣也穀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別出兩行營衛之道營行脈中衛行脈外所謂別出者與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專者行于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之營氣所出之道路各別也衛氣與宗氣所出之道路各別也兩行者謂營氣出于氣分而行于脈中衛氣出于脈中而散于脈外此陰陽血氣交互之妙道也夫精專者行于經隧之營血始于手太陰肺終于足厥陰肝臟腑相通外內相貫環轉無端終而復始與營行脈中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日行二十五度夜行二十五度之道路各別也所謂營行脈中以應呼吸漏下者乃中焦所生之津液隨三焦出氣外注于皮膚谿谷之氣分滲入于孫脈絡脈化而爲赤者也五癯篇之所謂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者爲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決氣篇之所謂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脈化而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癰疽篇之所謂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爲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于絡脈皆盈乃注于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是行于脈中以應呼吸之營氣乃中焦所生之津液隨三焦之出氣注于皮膚分肉之氣分滲于孫絡變化而赤爲血因息乃行行有經紀與營氣篇之始于手太陰肺終于足厥陰肝之道路各別也宗氣積于胃中上出于肺循咽喉呼則出吸則入夫肺主皮毛人一呼則氣出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闔一吸則氣入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開此宗氣之應呼吸而司開闔者也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司晝夜之開闔者也呼吸之開闔人之開闔也晝夜之開闔應天之開闔也是以營氣衛氣之所出所行各有其道故曰別出兩行營衛之道此篇論衛氣之始生始出從陽明之脈絡分行于上下四旁而布散于形身之外稽積苑蘊者猶草木之生長茂盛

于內也不得常所者不得所主所出之常處也故內積于上者取之大迎天突蓋衛氣之上出者從胃之大迎任之天突而外出于皮膚也積于下者取之三里蓋衛氣之下出者從胃之三里而外出于皮膚也積于中者取之氣街與季脅之帶脈蓋衛氣之布于四旁者從腹之氣街帶脈之章門而外出于四旁也夫衛氣乃胃腑水穀所生之氣足陽明與任脈會于中脘上會于承漿與帶脈會于臍之左右而出于腹氣之街是陽明所生之氣從陽明之經脈而出散于皮膚此衛氣始出之常所也夫衛爲陽從脈而出由內而外自陰而出于陽營爲陰從谿谷氣分而入于孫脈經脈自外而內由陽而入于陰此陰陽血氣外內交互之妙道也雞足者以足緩伸緩縮如雞足之踐地蓋以疎陽明之經脈以通衛氣之所出也診視其脈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此衛氣留滯于始生之處非菹蘊于所行所出之道路故不可取之外穴也此論衛氣始生始出之常所與行陽行陰之度數不同故反論其失常以證明之

黃帝問于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兩眉薄澤者病在皮唇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營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塵垢病在骨

馬蒔曰此言皮肉氣血筋骨之病皆有可驗之處也欲知皮病當驗兩眉蓋兩眉間卽闕中爲肺之部而肺合于皮故觀兩眉間色起薄澤者則知病之在皮也欲知肌肉之病當驗之唇蓋唇主于脾而脾主肌肉故觀唇色有青黃赤白黑者則知病之在肌肉也欲知血氣有病當觀之于營氣但營氣無形而濡然多汗則知病之在血氣也欲知筋之有病當驗之于目蓋肝主筋而目爲肝之竅故觀目色有青黃赤白黑者則知病之在筋也欲知骨之有病當驗之于耳蓋腎主骨而耳爲腎之竅故觀其耳之焦枯受垢者則知病之在骨也

張志聰曰此言衛氣從內之脈絡布散于皮肉筋骨之間而各有所在也色者氣之章也兩眉間乃肺之部肺合于皮故色起兩眉薄澤知衛氣之病在皮也肌肉者脾土之外合土灌四臟故觀唇色青黃赤白黑者知衛氣之病在肌肉營者血之氣也血之液爲汗汗出而濡然者知衛氣之病在血氣也肝

身而在其處也

黃帝曰病形何如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氣有輪骨有屬黃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輪于四末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分間血氣之輪輪于諸絡氣血留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百病變化浮沉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者深之間者少之甚者衆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

數上聲去音扶
勝平聲間去聲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皮肉氣血筋骨之病各有病所及有治法也欲知皮之有病者必有其部蓋皮之爲部輪運于四支欲知肉之有病者必有其柱蓋肉之爲柱上則爲臂下則爲脛乃手足六陽經與足少陰腎經分肉之間也欲知氣血之有病者必有其輪蓋血氣之爲輪在于諸經之絡穴若氣血留居則盛而筋起但以筋爲主不必分陰經陽經或左或右而止候其筋之爲病耳欲知骨之有病者必有其屬蓋骨之屬凡一身之骨空其所受益者皆是也而骨又與腦通又皆所以益其腦髓耳故取穴以刺之者亦惟于皮肉氣血筋骨各視其處病間者則淺刺之而鍼少病甚者則深刺之而鍼多隨其變化而調之是之謂上工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而言衛氣行于皮肉筋骨之間各有所主之部屬也衛氣行于皮輪于四末爲所主之部蓋衛氣出于陽從頭目而下注于手足之五指故以四末爲部也行于肌肉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爲肉之柱柱之爲言主也蓋肉之大分爲谷小分爲谿分肉之間谿谷之會以行營衛以會大氣臂脛之大大肉肉之大分也營衛大氣先會于大分之間故以臂脛之肉爲主猶屋宇之有四柱也足少陰分間乃足少陰出于氣街行于分肉之間衛氣者後天水穀之所生也會少陰先天之氣于分間此氣之大會也諸絡者孫脈絡脈也營氣從絡而行于經脈衛氣從絡而出于皮膚血氣輪轉于諸絡之間故氣血留居則絡脈盛而起矣衛氣之行于骨者在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骨空者津液淖澤注于骨骨屬屈伸補益腦髓髓空在腦後三分顙際銳骨之下蓋髓之所以補益腦者從尾骶而

滲于脊骨從脊骨而上滲于髓空以入腦衛氣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其行九日出于缺盆故衛氣之行于骨者以脊骨爲所屬也衛氣之行于筋者無分陰陽左右如留滯于手足某經之筋卽爲病之所在蓋衛氣者應天之氣也筋者厥陰風氣之所主也風者大塊之噫氣充滿于天地之間故與衛氣相合陰陽左右無處不有若夫皮之部肉之柱猶天之四方骨之屬猶天之道也百病變化者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行于皮肉筋骨之間是以浮沉淺深各在其處

余伯榮曰衛氣司晝夜之開闔以應天之氣也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其行九日出于缺盆一月而環轉一周是又應月之一月而一周天也是以月郭空則海水東盛衛氣去形獨居蓋水與天氣上下相通日月運行隨天道環轉日日行一度故一歲而一周天月行十三度有奇故一月而一周天此陰陽之運行無息者也人與天地相參一息不運則失其旋轉之機而爲奇恆之病學者玩索而有得焉非惟臨病人以觀死生更可爲養生之祕要

黃帝問于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奈何伯高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爲老二十已上爲壯十八已下爲少六歲已下爲小少去聲

馬蒔曰此帝卽人之肥瘦寒溫老壯少小而欲分別之也大小者身之大小也寒溫者身寒暖也伯高言人之老壯少小以年而別之也

張志聰曰此論衛氣之有盛衰也年少小者衛氣始長年壯者衛氣正盛五十已上衛氣漸衰蓋應天之氣而有四時生長收藏之盛衰也方盛衰論曰老從上少從下老者應秋冬之氣從上而方衰于下少者應春夏之氣從下而方盛于上

黃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黃帝曰別之奈何伯高曰腠肉堅皮滿者肥腠肉不堅皮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